

宗廷沼散文选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宗廷沼 著

99朵
玫瑰





99朵
玫瑰

宗廷沼 著



宗廷沼散文选

上海文艺出版社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99 朵玫瑰: 宗廷沼散文选 / 宗廷沼著. - 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. 2011.10

ISBN 978-7-5321-4258-3

I . ①9… II . ①宗… III 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
IV 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97467 号

责任编辑: 徐如麒

封面设计: 钱 祯

99 朵玫瑰

——宗廷沼散文选

宗廷沼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0.5 插页 2 字数 227,000

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4258-3/I · 3290 定价: 30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54742977

序：恋乡者真

孙 颛

读宗廷沼散文集的清样，是我刚从莫扎特故乡归来的日子。那六个钟点的时差，好难纠正，夜里总要醒长长的一段时间。睡不了，与其翻来覆去地折腾，不如读书。

脑袋不够清醒，意识便有些恍惚。读着宗先生的文字，思绪在黑白间隔的纸面飘忽翻腾，宗先生故乡的中国江南山水，与莫扎特老家的欧洲山脉草原，似乎纠缠在了一起。到底是阿尔卑斯山的雪水流进了宗先生笔下的大运河，还是宗先生老家的樟树飞上了萨尔茨堡起伏的山峦，感觉上渐渐含糊起来。

到我整理自己的阅读感受，打算为宗先生的散文写点什么的时候，我开始领悟到当初混淆两种艺术创作的原因。音乐旋律的符号，与方块文字的笔画，其距离不言而喻；欧洲贵族文化养育出来的莫扎特，与中国贫寒家庭出身的宗廷沼，更是风马牛不相及，能让他们共同扣击我的心怀，并且让我产生恍惚的联想的，仅仅源于一种黄金交叉—故乡的乳汁与创作的灵感！

艺术家最真诚、美好的作品，往往直接诞生于故乡的土壤——不管那片土壤是肥沃还是贫瘠！热爱乡土，与爱自己的父母一样，是艺术家最珍贵的情怀，也是他的创作走向辉煌的原点。

宗先生写得十分完美的篇拾，大体与他的故乡之恋、之情、之延伸相关。作者心中的故乡，其实分为两个部分。一个是他的祖籍地、出生地，他在那里度过童年岁月的老家，即在大运河沿线的高邮一带：



他的第二故乡，则是他生活了五十多年的浦东的家园。他直接抒写与这两处故乡相关的回忆，显然是散文集中特别感人的部分。当他离开故乡远游，记叙沿途种种观感，比如扬州的琼花恋、峨眉山的仙境魅和杜甫草堂的文人情等等，他的笔触，他的情调，始终离不开故乡的山水。故乡，永远是他观察世界的一种标准。即使是他因为工作原因，而拟就的那些叙人叙事的文章，依然处处闪耀着故乡道德情怀的关照。

当然，我最喜欢的还是他直接回首故乡的文字。写第一故乡的《摇篮曲》、《杨柳依依》等，写第二故乡的《第一桥畔我的家》、《心中那片绿色》等，均是作者情真意切的作品。比如《心中那片绿色》里的父亲形象，固执地不顾脸面地保护一棵樟树的中国老人，让我掩卷之后始终难以忘怀。

我想以两篇怀念故乡的文字，来说明宗廷沼的散文给我的特别感觉。

《故乡的草屋》，我记得陈村先生也夸奖过这篇散文。此类题材是许多文人写过的，要写得别开生面，很不容易。比方说，有鲁迅先生的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那样的名篇在，你敢再动笔吗？宗先生似乎并不胆怯。我觉得他是想努力发挥自己的长处，即敞开地表达对故乡如诉如歌的绵长细密的情怀。鲁迅的名篇，从童年的美丽发散到对旧教育制度的批判，那样潇洒自如的文字，是我们无法企及的。宗先生很聪明，没有特别的哲思，竭尽全力去描绘故乡为他的童年所搭起的梦幻似的场景。行文一气呵成，梦境始终没有打破，也不要打破，因为在他的记忆中，童年生活的园地就是那么美好。如此构思，就出现了行云流水般的描绘。童贞眼光里的种种趣味，动物如鸡、猫、狗、燕子、麻雀、知了、蜜蜂和萤火虫，悠闲自得地纷纷登场；植物如柳树、槐树、南瓜、丝瓜、扁豆、夜开花以及大宗的水稻，亦不乏精彩表演；文章记叙得最为集中充分的，当然是“草屋”本身，是它在春夏秋冬不

同季节的各种角色的转换。作者对草屋的感情，正是幼稚的娃娃对强大的庇护者的依赖，那是漫长人生旅途中的一切所无法替代的。

我想提及的另一篇散文是《茨菇轶事》。这篇文字很短，语言相当朴实，并无华彩之处。我读后无法忘记，是因为文字间流露出的苦涩的对中国农民命运的关怀。文章记叙的饥饿灾难的岁月，似乎离今天已经相当遥远，比我们年轻三四十岁的一代，恐怕无法想象曾经有那样的日子。宗廷沼的文字提醒我们不要忘记，除了祈祷那样的苦难不再出现，更重要的，是希望多多关怀长期承载着无数压力的农民兄弟，在祖国日益富裕起来的时刻，让他们也舒展筋骨，像大写的人那样挺直腰板。宗先生的故乡之恋，许多篇幅是写乡人之恋，那些质朴、厚道、勤劳并承受着生活重负的底层大众。他们奉献众多，命运却相当坎坷。《茨菇轶事》未必是最有代表性的，却是让我默然许久的文字。那样的文字，是坐在书房里编不出来的。认识宗廷沼先生的人，都夸他善良淳朴正直，我想，正是故乡的民风孕育了他的精神世界。

在莫扎特的音乐旋律中，你经常可以体验到一种宗教的情感，那样宁静、肃穆、崇高。这次访问莫扎特的故乡萨尔茨堡，我多少找到了答案。在欧洲的那个小镇般简朴的城市，深厚的宗教传统与文化无处不在。天才的音乐神童，自幼沐浴在圣歌的氛围里。读宗廷沼的散文，你跟随他走向江南水乡，走进中国农民生活的世界，你从他朴实的文字中，体会到底层民众朴实而可敬的生存状态。故乡，是艺术创作者心中永远的净土！

(作者系上海市作家协会党组书记)

目 录

1 / 序：恋乡者真 / 孙颙

第一辑 五彩家园

3 / 第一桥畔我的家

8 / 心中那片绿色

12 / 麻雀自述

15 / 花乡月夜

18 / 弄堂记忆

21 / 家有“虎妻”

25 / 快乐毛娣

29 / 姐妹花

32 / 聋哥

35 / 兄弟

38 / 小镇老友

41 / 甲戌冬祭

45 / 三好爷叔

48 / 玉兔远行

50 / 我家的“花猫警长”

54 / 桥畔小街甜蜜蜜

58 / 雾祭，铭记早春陆家嘴

61 / 帆咏

64 / 木筏新唱

67 / 龙腾盛世吟新曲

73 / 山山水水话浦东



75 / 田野上，银燕腾飞

77 / 蓝印之星001

80 / 永久的记忆

83 / 花圈店记事

87 / 百里淀浦百里画

第二辑 故乡情深

95 / 小院春秋说时老

98 / 村官修平

101 / 故乡的草屋

106 / 杨柳依依

111 / 摆篮曲

115 / 村景小品

117 / 小河轻轻地流

120 / 茄姑轶事

123 / 扬州小巷

125 / 柳韵

127 / 琼花恋

132 / 在梅兰芳故乡

135 / 魅力水城忆兴化

第三辑 家珍留影

141 / 珠湖双龙梅花香

144 / 感悟汪老

147 / 石狮远方来

150 / 淡泊清心字中情

153 / 陌 生 人

156 / 青砖之歌

159 / 紫砂有情亦无情

163 / 火花情

- 166 / 千年一叹话老郭
168 / 半百情缘
170 / 蛇苑拾趣
173 / 向往乌镇
175 / 古堰今韵
179 / 峨眉山一日
183 / 草堂诗情
187 / 竹乡快乐游
- 第四辑 文武风采**
- 193 / 警营文缘写春秋
197 / 我的编辑部故事
202 / 编辑部来了个林妹妹
205 / 友情撰稿20年
208 / 雨中
212 / 洞庭湖畔走来的公安作家
217 / 薛萌和他的《女人殇》
221 / 东钱湖小记
224 / 厚土耕夫
229 / 永远的老谢
232 / 笛声悠扬在人间
234 / 阳光女教导
244 / 秘访桃花源
248 / 公安儒将郑维新
252 / 保安犬，都市特殊守护神
256 / 泪洒殉职犬纪念碑
258 / 义女与死囚
262 / 难忘笔耕在浦东
- 第五辑 风物咏叹**



- 267 / 天使之魅
269 / 冰水谣
271 / 野蔷薇的梦
273 / 韭菜花
275 / 绿叶情
277 / 小草
279 / 庐山云雾
281 / 瞬间
283 / 冬日
285 / 送麒麟
288 / 真诚是金
291 / 善心如玉
293 / 伞缘
295 / 酒话
298 / 狗的史话
303 / 笑侃财迷狗
304 / 乡情·山水·城市人
307 / 谈论财富 品味人生

附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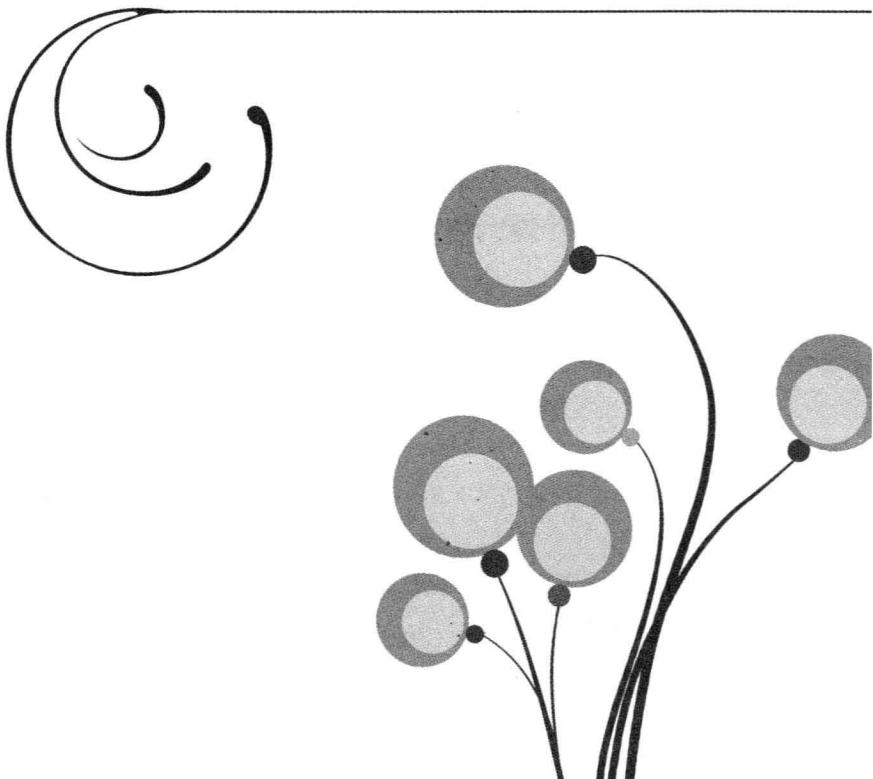
- 310 / “农家菜” / 倪辉祥
313 / 《杨柳依依》序 / 徐开垒
315 / 《昨日驿站》序 / 陈村
317 / 善良是一棵常青树 / 李动
320 / 书香伴大外甥郎 / 陈荣军
322 / 编辑手记：警务札记之我见

327 / 后记

家，地球上的一粒尘埃，人生旅途的起点和终点。

人间巨变，家之沧桑，当年的家园虽然从版图上消失了，但它仍长久地存在记忆之中。家园的温馨，朝夕相伴的草木，鸟语花香，水波帆影，亲情、友情，给予我们生生不息的滋养。

第一辑 五彩家园



第一桥畔我的家

我在上海浦东洋泾镇定居五十多年了，大概也可以算老浦东或者老洋泾了。

洋泾镇是个富有江南水乡特色的集镇。镇中心有条南北向的洋泾港，北通黄浦江，向南穿过村宅、农田，延伸得很远。往年洋泾港里船很多，本地农民、外地船民的都有。镇上有一条东西向的商业街，有一里多长。百店云集，早晨、下午赶集或逢节假日，街上人流、车流几乎可以与南京路媲美。这个镇是浦东沿江北片一大片地区的商业、文化中心，镇区内有高等院校、研究所、多所中小学、区、县级文化馆、图书馆、医院等机构，还有享有盛名的上菱电冰箱总厂。洋泾镇北邻黄浦江，紧贴浦东历史悠久的交通干线浦东大道，乘公共汽车二十分钟可以到达外滩。它与上海其它区、县的枫泾镇、漕河泾镇、泗泾镇等被称为“上海五大泾”。

据说，洋泾七百多年前便形成集镇。它何以得名洋泾？分析与水有关。泾，水脉也。中国有一条泾河，发源于宁夏，流入陕西，成语有“泾渭分明”，泾河水清，渭河水浑，泾河的水流入渭河时，清浊不混。洋泾港数年前水也很清澈，鱼虾成群，夏天是游泳健儿们的天然泳场，河水七十年代中后期受到污染，如今已一片浑浊。泾前为何加洋？大概也与水有关。近在咫尺的浦江水川流不息，向东一二十公里便是茫茫长江口。小时候以为洋泾浜就在洋泾镇，后来知道是两回事，洋泾浜是延安路的前身。

我的家原先不在洋泾镇，而是在它西首约一公里处的十八间，父辈们五十年代中期自建的两间瓦屋。新屋建成约两年，父亲嫌它不



靠交通干线和商业区，便卖掉新屋，迁建至洋泾镇所辖的浦东大道马路边，经营木材兼住家。如今亲戚朋友来寻找极为方便，因为有一个国内外瞩目的建筑物——世界斜拉第一桥杨浦大桥就在我家老屋东首五十公尺处。边上还有新建的高层楼群，龙珠广场、阳光世界、仁和大厦……

父亲当年迁居曾遭家人非议，但历史的发展证实了他的预见和判断，他选中了一块前景好、有发展潜力的宝地。他的预见比市政首脑和专家们还早了若干年。如果不被厂家征用，他的后代会在这块宝地上施展宏图的。

我家的老屋建于1957年冬季。九梁九柱，有阁楼，宽四公尺多，典型的浦东式民房建筑。那年头不大时兴楼房。楼房的构思也要建成高平房。如今这类房屋也许并不显眼，但在当时，特别是外地移民上海的平民百姓来说，也算是鹤立鸡群了。那时的移民多数住的是滚地龙、毛竹棚、亭子间。

老屋周围一度还是富有田园风光的。正门前有一块较大的庭院，当年陈列木材门窗经商用的，停业后变成了小园林，四周是竹篱笆，篱笆墙上有蔷薇花。每到春夏，蔷薇花开，幽香阵阵。庭院内种有小松柏、月季花、菊花、梅花，中间有一条砖铺小道从房屋大门通向马路，小道两边种植着冬青树，一年四季青翠碧绿，雨后的冬青树更是绿油油惹人喜爱。庭院在路边有副两扇开的门，上面有雨篷，是过路人避雨遮阳的好处所。

老屋西门外也有一个庭院，种植着松柏、冬青树、花草，有用石块自垒的小假山、石凳，是我夏天乘凉看书的好地方。再西面有一个很大的清水塘，是人们淘米、用水、洗衣的处所，当时没有自来水。清水塘里雨虾成群，夏天吸引很多游泳的大人小孩。六十年代中后期这个清水塘被填平，现在是市工业设备安装公司四处的所在地。老屋南面有一条弯曲的小河和农田，后来也被填平造屋。

老屋东首是陈马家宅等村落，是浦东本地人居住的地方。那里

有小河、农田，春天菜花飘香，夏秋稻谷金黄，是我饭后常常散步的去处。如今的杨浦大桥凌架在上空，桥下是新建的罗山路，将浦东大道、张杨路、杨高路三条主干道连成了一片。昔日的农田上，建成了拥有数万人口的泾东新村、罗山新村，市中心大批居民迁入这里的新居，加入浦东人的行列，使我们这些准浦东人不再孤独。

多年来，身居地处城乡结合部的老屋，同时领略城乡两种生活风味，倒是别有情趣。天刚放亮，老屋周围的树枝上便传来叽叽喳喳的麻雀叫声，毗邻的农家院内传来音调高亢的鸡鸣声，和门前马路上驶过的汽车的马达声和鸣笛声组成一支合奏曲。夏天，这里还有市中心难得听到的蝉鸣声，夜晚，萤火虫打着一盏盏小灯笼快活地游弋，蛙鸣声和蟋蟀的“瞿瞿”声此起彼伏……

我在老屋里度过了半世人生，老屋给我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记忆。阁楼曾是我的一方天地，炎热的夏夜，为避免室外蚊虫的骚扰，我躲进低矮的蚊帐，就着功率只有十五W的电灯泡，一晚上读完长篇《铁道游击队》、《林海雪原》里的杨子荣、少剑波、白茹和小炉匠们揪得我非一气看完便舍不得丢手。阁楼上的灯光总是熄得最晚的。在月工资只有如今两包烟钱的岁月里，我迷恋写作却又连写字台也买不起，只能伏在老式衣柜上埋头苦干，谈不上空调，也没有风扇，芭蕉扇换了一把又一把。在这里，我的处女作《泰山青松永不老》在解放日报发表，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《丫头队长》在文汇报刊出，我的第一篇被译成外文向国外介绍的散文《茧花赞》问世，我的第一本作品集《女神之囚》、散文集《杨柳依依》相继诞生，怀揣凝聚多年心血的自学考试大学毕业文凭凯旋而归……

老屋也曾给我留下过尴尬的记忆。老屋建造上梁时系在中梁上的那被我扯下的皇历、中梁两端被我敲碎的雕花装饰，虽然已四十多年，但仍然刀刻般印在我的心头。那年，正逢“破四旧”热火朝天，铺天盖地的“红卫兵”四处出击，老屋门外的马路上刀光剑影，我唯恐他们闯进老屋，发现中梁上的皇历和雕花装饰，从而招灾引祸。于是，



我颤抖着爬上梯子，扯下了皇历，用榔头敲坏了雕花装饰。以后，每当看到那伤痕累累的雕花装饰，我就感到羞愧和耻辱。

我在老屋里娶妻、生子。因为家庭人口膨胀等原因，我是将底层的灶间改建后作为婚房的。妻子明理豁达，毫无怨言。婚后不多天，即将在复旦大学毕业的郑祥安、王金香、余德芬等友人赶来贺喜，途中被雷阵雨淋得落汤鸡一般，可怜的王金香受灾最重。我赶紧取出新娘子的衣服让她换，她折腾了一阵没有换，粗心的我后来才明白，新娘子当时太“苗条”，她的衣服与王金香对不上号。每当想起王金香捂了半天湿衣湿裤，心里总有一股歉意。那天雨实在太大，头一回经受大风大雨考验的新房也漏得像下了一场雨，好在朋友们同上庐山、韶山、井冈山采访成了知己，倒也不觉得丢人。朋友们说说笑笑，玩得挺开心。

如今，我家的老屋已为浦东开发而献身，小辈们高高兴兴搬进了新楼。唯独父亲最失落、最悲伤。凝结着他毕生心血、希望和理想的老屋即将毁于一旦，对他来说打击是惨重的。浦东开发和经济多元化的前景也使我越来越认识到了老屋的价值，如果不被拆迁，父亲的儿女后代将在老屋的宝地上受益无穷。

站在新居三楼的窗口向外眺望，感觉与在老屋里看桥有点不一样。新居的东窗和北窗可以全方位观赏大桥的雄姿。全长 7658 米的杨浦大桥巨龙一般展现在窗外，桥面上穿梭般的汽车近在眼前，高 208 米的大桥主塔像高耸的旗杆直指蓝天，桥面上 935 盏明灯宛如金光灿灿的项链悬挂在彩虹之上，每根重一点二吨的斜拉索密密地列队托起了新世纪的远景。与全上海、全中国的远景相比，个人的一间老屋毕竟太老、毕竟太小，漫长的大桥下、五百多平方公里浦东热土上，牺牲的又何止区区一间老屋？

我特意为老屋摄了一幅照片，让一段历史永远珍藏在心底。



新居有了长排书柜，满屋书香，不亦乐乎